孫子參同敘

衡湘梅國禎撰

兵猶禪也極其用海墨書而不盡究其精即一言不可得古今兵法之慮數十百家世所尊為經者七而首孫子孫子之言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又曰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合而言之思過半矣余友兎翁先生深於禪者也於兵法獨取孫子於註孫子者獨取魏武帝而以餘六經附於各篇之後註所未盡悉以其意明之可謂集兵家之大成得孫子之神解余在雲

中始得讀之雲中於兵猶齊魯之於
文學其天性也故為廣其傳使人知古
今兵法盡於七經而七經盡於孫子若
善讀之則十三篇皆糟粕也況其他乎
余家居與禿翁未數見々亦未與深談
且不知有禪々論兵及余在行間無

與語者思可共事無如禿翁時禿翁寓楚〻諸大夫正憂賊禿翁曰毋憂梅生往矣是必能辨賊者夫余兩人者未相與譚而心相信此其故卽使余兩人者言之亦不可得也禿翁者李贄號卓吾子

孫子參同序

蒙谿張鼇先生序武經七書其畧曰文事武備士君子分内事也姬鼎奠而尚父之勳可紀羣雄角而孫吳之畧稱強天不生仲尼則斯文之統以墜天不生尚父則戡亂之武曷張七書六經固仁義一原之理陰陽貞勝之符也今之士大夫何獨不然乎高爵以崇之厚祿以養之其受之君者重矣一旦邊夷猖獗小醜跳梁則栗肱戰股撫髀撚髯顧後瞻前張皇錯謬又從而

自誘曰儒專習文將專用武原是兩途縱儒有知兵者然亦射不穿札騎不絕塵不思子房無三尺之軀淮陰無縛雞之力綸巾羽扇指顧而挫鋒芒隻馬單騎談笑而退戎虜所貴乎士者一究心之耳若能以臥側爲邊防以走使爲卒伍則折衝樽俎決勝几席不難矣正正之旗堂堂之陣豈專在孫吳與太公也耶李卓吾曰此言固知武事之爲重矣然猶不免與文士爲兩也猶以治世尚文而亂世用武分治亂時世爲

二也猶以太公似未可以繼斯文之統而孔子似未可以謀軍旅之事也夫軍旅之事雖孔子且未嘗學而可責之鄙生小子乎且世儒之不如郭令公諸葛武侯者固衆也而獨我也乎我能通經學道四六成文即可稱名士不愧名儒矣彼吳起淮陰諸人有才無行又況皆非我之所屑者則蒙谿此言未免使人以不信也然其曰仁義一原陰陽貞勝則確論矣夫天下未有有仁而無義亦豈有有陽而無陰獨陽不生獨

陰不成謂文專指陽而武專指陰則不但不成武而亦不成文矣故予嘗譬之人身然夫人身有手有足蓋皆所以奉衛此身者也故凡目之所欲視耳之所欲聽舌之所欲嘗身之所欲安非手足則無從而致也故一身而非手足則欲飲誰與持欲食誰與供欲衣誰與穿欲遠行誰與到我欲尊吾身誰與跪拜而致恭我欲愛吾身誰與奔走而趨事是文用也固此手與足也一旦有外侮或欲我跌也度不能敵則足自能

走、度能敵、則足自能與之交、或欲我搏也、度不
能敵、則自能舉手以相蔽、度能敵則自能反手
而推擊之是武用也、此亦手與足也、非他物也
故平居無事、則手持而足行、有所緩急則手抵
而足踢、執匕箸者此手、而執棍棒者、亦此手也、
執茶挑者此手、而執刀劍者亦此手也伸之則
爲掌、可以恭敬而奉將、捏之則成拳可以敵愾
而禦侮、雖手足亦不自知其孰爲文用而孰爲
武用者、蓋衞生之物、天寔畀之豈直於人爲然

雖禽獸亦若此焉耳矣齒牙爪角咸有其物各適于用未嘗少缺也唯是痿痹不仁之者則文武皆廢不可齒於人數明矣此皆待人而後得以苟延其生者文用且無況武用耶然則儒者自謂能文而不能武有是理耶既不能武又豈復有能文之理耶則亦不過取給於聞見借功於昔賢而已是自痿痹而自不知也是待人而後能起居飲食而猶強以謂不屑也吾不信之矣吾獨恨其不以七書與六經合而爲一以教

天下萬世也故因讀孫武子而以魏武之註爲
精當又參考六書以盡其變而復論著于各篇
之後焉感歎深矣

孫子參同

始計第一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

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魏武帝曰、始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計於廟堂也、校計索情、出計求彼我之情也、一曰道、謂導之以政令、天者、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民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糧路也、主用、主軍費用也、五

者將莫不聞知其變極則勝也法令孰行者設而不犯犯而必誅也以佐其外常法之外也制權權因事制也遠而示之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於夏陽也實而備之敵治實須備之也強而避之避其所長也佚而勞之以利勞之也親而離之以間離之也攻其無備擊其懈怠也出其不意出其空虛也先傳泄也李卓吾曰經之以五事下五事也校之以計下七計也七計即五事其曰兵

衆孰強等總不出五事中將與法二者而已
言以此五事計算校量於廊廟之上則彼我
勝負之情自可索而得之矣將能聽吾計卽
爲能將自能於常法之外爲之勢以佐之矣
勢者權勢也兵無定勢所謂詭道奇謀此則
臨時因利而後制不可以先傳也唯有五事
七計兵家常法當預算於先耳故曰始計始
計者豫算也君能豫算將能豫算則勝算常
在我矣以是用兵則臨時遇敵有不能因利

而制權勢者乎一曰道孫子已自註得明白矣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是也夫民而可與之同死生也則手足扞頭目子弟衛父兄不啻過矣孔子所謂民信孟子所謂得民心是也此始計之本謀用兵之第一義而魏武乃以導之以政令解之失其本矣緣魏武平生好以權詐籠絡一時之豪傑而以道德仁義爲迂腐故只以自家心事作註解是豈至極之論萬世共

由之說哉且夫道之以政令只解得法令孰
行一句經耳噫此孫武子所以爲至聖至神
天下萬世無以復加焉者也惜乎儒者不以
取士以故弃置不讀遂判爲兩途別爲武經
右文而左武至於今日則左而又左蓋左之
甚矣如是而望其折衝於樽俎之間不出戶
庭不下堂堦而制變萬里之外可得耶个个
皆能抱不哭孩兒一聞少聲其毒尚不如蜂
蠆而驚顧駭愕束手無措卽有正言亦不知

是何說卽有眞將軍亦不知是何物此句不合論語此句不合孝經此說未之前聞此人行事不好此人有處可議嗚呼雖使孫武子復生於今不如一記誦七篇舉子耳二場三場初不省是何言語咸自爲鹿鳴瓊林嘉客據坐瑤堂而欲奔走孫武子于堂下矣豈不羞歟夫孫武子且然況魏武乎益以市井奴輩視之矣嗚呼若魏武者吾以謂千載而一見者也學者愼勿作矮人觀場之語可也妙妙

參考

卓吾子曰、始計五事、一曰道、夫道莫先於得賢、莫要於愛民、得賢則明、愛民則親、所謂未戰而廟算勝者此矣、然非平日修德愛民以致賢人、則賢者亦安能致之哉、故唯德修而後賢人至、唯賢人至而後德益修、道益明、民益親也、此篇專爲君言、故曰、主孰有道、其實將道亦如是而已矣、故首述得賢爲將者當參考也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舜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

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

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緜緜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文王曰立斂若何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

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文王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夫六賊者

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

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美容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譏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

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

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

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

○黄石公曰、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

○○黄石公曰、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主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廢一善而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

妙

○○黄石公曰、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

即此便与太公不同

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祿，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

○尉繚子曰，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〇〇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昔承

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

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慙色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

國則戰已勝矣

以上皆得賢之道

○文王曰願聞爲國之大務太公曰愛民而已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

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已此愛民之道也

○太公曰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餧食之從而愛之

○黄石公曰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敵強下之敵

佚去之爲者則已有者則士世能祖祖鮮能
下下祖祖爲親下下爲君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敎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

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

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以上皆愛民之道

○文王曰何如而可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

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處之

○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

闕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文王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下唯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爲上唯周爲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生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

聽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文王曰守國柰何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

配之以為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
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聖人之在天地間也
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
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
之以其陽為之先唱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
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文王曰守土柰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
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
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

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柰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

○文王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

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

○文王在酆名太公曰、嗚呼、商王暴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

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

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道家

○文王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何嗇何憂萬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優而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

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文王曰靜之柰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爲

而成事民無爲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

○黄石公曰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

○黄石公曰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司馬法曰、古之敎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安、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

以上皆愼修之道

卓吾子曰、始計五事、二曰天、三曰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故參攷以天地

文王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

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爲絶紀、向阪陳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

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尉繚子曰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伐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

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爲難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
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
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
闇者拘之廢亦宜然靖曰昔紂以甲子日亡
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
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
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
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

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

墓險阻又孫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
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
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
則敵乘釁而至矣故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
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
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
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
太公所説兵之至要也太宗曰朕思凶器無
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

令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叮嚀誡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曰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誡也

以上皆言知天知地

○○卓吾子曰始計五事四曰將五曰法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故曰將孰有能而繼之曰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然則賞罰明而士

卒練兵衆強者其爲有能之將審矣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之制官道者統攝偏裨各官之道主用者主軍中凡百之用此皆一定之法唯得人以主之而後軍用不乏也夫天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有國家者可一日而忘戰乎唯以不教民戰以不知兵者將斯殆耳故未戰而廟筭勝始謂得筭多夫未戰而廟筭已勝未戰而彼我之勝負已可討索而立見其情則凡詭

道奇謀要不過爲將者臨時因敵制勝以佐之耳其必勝之戰豈至此而後決乎故曰始計言計之於始者不可以不豫也若臨敵而後選將又安得爲豫計於始而得廟算之勝也邪其爲忘戰之主必危之國無疑矣故讀始計者尤不可不留意也因具述六書選將練兵行賞之法以備參攷如左云

○武王曰論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